

◆ 故土珍藏

糯米甜酒

申云贵

有些记忆,时间越久越清晰。

小时候,冬天很冷。寒冷的日子,呷一碗热腾腾的糯米甜酒,又解馋又暖身。所以,每到冬天,村里的人都会做糯米甜酒,用来招待客人,也用来犒劳自己。

父亲一般不等立冬就动手做糯米甜酒。选上好的糯米,先让它们泡一天冷水澡,再放到蒸笼来一次蒸汽浴,然后把蒸熟的糯饭摊开冷却,淋一遍饼药雨,最后装进大瓷坛子;把坛子放进灶肚子里,穿好稻草衣,盖上稻草被。两三天后,把坛子搬出来,揭开布塞子,一股酒香扑鼻而来。再看坛子里,清亮的是酒水,洁白的是酒糟,就如一坛白雪在慢慢融化。

糯米甜酒做好了,父亲就有口福了。早晨,母亲在碗里打一个鸡蛋,放少许白糖,然后把煮得滚开的糯米甜酒倒进碗里。母亲说,父亲是劳动力,要呷甜酒鸡蛋补充营养。听着父亲“咪溜咪溜”喝甜酒鸡蛋,我和姐妹们一个劲地吞口水。父亲看到我们的馋样,笑着说,来,每人呷一口。我暗暗长吐一口气,然后“咕嘟咕嘟”来一个“牛饮”,姐妹们也照样学样,一圈下来,碗里的甜酒鸡蛋只剩下一小半。父亲见了,乐得嘴都合不拢。

那天,我放学回家,肚子饿了,在家里到处找,硬是找不到一点呷的东西。忽然想起楼上坛子里的糯米甜酒,于是战战兢兢地沿着梯子爬上楼,揭开坛子盖,用手抓里面的“米饭”呷。呷饱了,就去和伙伴们捉迷藏。我藏到堂屋神龛底下,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父母傍晚回家不见我,急得嘴

唇上起泡泡,找到半夜才把我这个“小祖宗”从神龛底下拽出来。后来,家里装糯米甜酒的坛子就搬了家——从楼上搬到了楼下。

父亲并不反对我们呷糯米甜酒,但要等家里来了客人或过年时才有口福。冬天很少有客人上门,我们就盼母亲的生日。好不容易等来母亲的生日,她又辞客,我们的希望又落了空。过了腊八,村里的人开始舂糍粑。晚上,母亲说,今晚呷糯米甜酒煮糍粑。母亲在坛子里舀一小碗糯米甜酒,配半锅水一起煮。又拿几个糍粑,切成小块,等酒水开了,把糍粑放进锅里。甜酒糍粑煮好了,每人分一碗。糍粑软糯丝滑,甜酒香甜醇美,我们呷得嘴里“啧啧”不断。看我们呷得高兴,母亲说,明晚还呷糯米甜酒煮糍粑。我们齐声叫好。那些年,糯米甜酒煮糍粑成了我们抵御寒冷和饥饿的佳肴。

正月初一早晨呷糯米甜酒,是我家的“规矩”。初一凌晨,父亲带我们放完“开门响”,母亲就开始弄饭菜,煮糯米甜酒。饭是除夕的剩饭,菜是除夕的剩菜。正月初一早晨呷剩饭剩菜,是父母的有心之举,主要是想讨个“家有余粮”的好彩头。饭菜热好了,一家人围着八仙桌坐下。父亲给每人倒一小碗糯米甜酒。母亲则轻轻念叨,今年有呷有喝,甜甜蜜蜜……照例是父母先动筷子。我们学着父母的样子,呷一口甜酒,呷一口菜,又呷一口甜酒,又呷一口菜,渐渐地,呷得脸发烫,眼发光。妹妹呷得高兴,忽然大声说,糯米甜酒真好呷……父母听了,脸上荡漾起满意的笑。那笑容,从此长住我心里,给跋涉的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。

◆ 六岭杂谈

特别的年味

黄三畅

兔年腊月下旬,我就回到老家。早饭后我喜欢在村前的马路上散步,这样一来,我就多次看到这样的风景。

一队人马,三四个人,或者七八个人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一律着新衣服或新换洗过的衣服,大都各挑一担细篾箩或四襟的竹篮子;不挑细篾箩或竹篮子的,则背一个大袋子。细篾箩的盖子上贴着大红的“囍”字,竹篮子盛着的东西的上头,则用一块红色的织着“囍”字的罗布盖着。细篾箩里、竹篮子里、袋子里盛着的,一般是谷子、糍粑、米花、米酒、衣服或布料、鞋子(里面塞着花生)、帽子,还有肉类,还有爆竹;活的鸡鸭则挂在细篾箩或竹篮子外面。他们是去给亲戚“做人情”的,那家亲戚或是“新居落成”,或是“新婚之喜”,或是“喜添贵子”,或是有人上寿。那是路程比较近的亲戚,即使有车也特意不坐,为的是要在路上炫耀一下。

我们这一带的人们总喜欢在将近年关的时候办喜事:赶在年关前让“新居落成”;“新婚之喜”也特意选在年关前;来年正月二月乃至三四月才“上寿”的,也提前在年关前“上”,为的是“喜上加喜”。

这是一种特别的年味。

除了吃“年关饭”、看村晚,还有一种这样的年味。

龙年正月初三上午,我在一个兄长家和大家边看电视边扯白话,忽见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门口。年轻女子端着一个红漆盘,脸上弥漫着喜气,又似有点羞涩。她说:

“新年好,给大家拜年。”然后中年妇女就做介绍,说年轻女子是谁家的新媳妇。我的兄嫂自然迎上去,客气热情地打招呼,请她俩进屋。年轻女子就先跨进屋,把红漆盘放在桌子上。我看那红漆盘里,分门别类地码着堆着好几样茶点。年轻女子拿出两个糯米糍粑、两片猪血豆腐丸子、两块爆花糖、两块饼干、两块切成段的猪小肠、两片切成条的猪耳朵,递给我的兄嫂。交接了之后,那中年妇女指指我说:“还要拿一份出来给你这位从城里回来的叔叔。”年轻女子就又是一样拿出一份,放在我身边,说:“请叔叔尝尝茶点。”

她俩去了邻家后,我的兄嫂说,那新媳妇的娘家在省城,去年和我们村里一个青年结了婚……

我知道,我们这一带的传统是,春节期间女婿到岳家拜年,岳家要回赠礼物。如果女儿头年才出嫁,回赠的礼物还很丰盛。这些礼物就有一部分是作为茶点要分赠给乡邻的。分赠的范围依情况而定,或邻近几家,或整个村子。

正喝着茶,吃着茶点,忽听得外面锣鼓响。接着就有一对狮子来到堂屋门口,一个浑身红亮,一个浑身金黄,龇牙咧嘴而又憨态可爱。我们坐着的都站起来表示欢迎。两个狮子同时进了堂屋,先并立起来,朝神龛做三个揖,然后面对面,互相用前掌拍了拍,就舞起来。跳跃腾挪,跌宕翻滚,各显能耐,又互相配合,显得相亲相爱。而锣鼓、唢呐,或热烈激荡,震人心魄,或和风细雨,行板如歌。表演了一番后,狮子就露出真面目:狮子的皮掀开了,每个狮子变成两个人,一男一女,笑容可掬。四个人齐声说:“恭贺新年!”

什么是年味?这就是年味啊!

愿这种年味一直传承下去。

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

年夜饭

林海平

们承载着一个又一个关于家的故事。那道鱼香茄子是奶奶的拿手菜,每年都会出现在年夜饭的餐桌上。据说这道菜与奶奶年轻时的爱情故事有关,但具体细节只有奶奶知道。而那盘红烧肉,则是妈妈为了迎接新年特意准备的。

屋内的炉火映照每一个人的脸庞,暖洋洋的。大家边吃边聊,话题从过去聊到未来、从生活琐事聊到人生哲学。而在这其中,最为珍贵的莫过于那份深厚的亲情。

不知不觉中,夜已深。但家人的谈笑声仍旧回荡在屋内。爷爷站起身来,举起酒杯:“新的一年,愿我们全家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”家人们纷纷站起,齐声回应:“干杯!”这声响彻整个屋子,也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(林海平,任职于新宁县黄龙镇中心小学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我家有个“压岁钱账户”

唐文胜

我家有个“压岁钱账户”,这个账户不仅日积月累地聚集了长辈们对儿子的爱心,并专款专用,扶持着儿子从幼儿园走进了高中课堂。

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,儿子的爷爷、奶奶、叔叔、婶子们给了他不少的压岁钱。对于如何更有意义地使用这笔压岁钱,我和妻子有了不同的意见。

妻子说:“这笔钱可以作为家庭的开支,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往来,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家庭负担。”

“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!我认为这笔钱是属于儿子的,我们为人父母的谁也不好动用。倒不如春节过后去银行给儿子开个压岁钱账户,将儿子每年得到的压岁钱都存起来,作为儿子上学读书的专用基金。这样专款专用,岂不是更能体现长辈对儿子的关怀和呵护吗?”接过妻子的话茬,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

妻子见我说得头头是道、合情合理,就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,而且还表示每年她自己也会为儿子存一笔压岁钱进去。并且,我和妻子约法三章,谁也不得擅自使用儿子的压岁钱。

与此同时,围绕着这个“压岁钱账户”,我们父子之间也发生了几件令人开心的故事。

记得那是2018年的夏天。一天,儿子放学回家后突然对我说:“爸爸,你明天可以帮我从压岁钱账户中取200元

吗?我明天要用。”我一惊,以为儿子沾上了乱花钱的坏习惯,连忙问:“湘湘,你要这么多钱干吗呀?”儿子扑闪着的大眼睛说:“爸爸,你就放心吧,我不会乱花钱的。我的一位同学烧成了重伤,老师号召我们捐款呢!”“哦,想不到你小小年纪还蛮有爱心的嘛,爸爸这就去银行给你取。”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,我无比欣慰。

欣慰还没有结束,随之而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无比惊喜的事情。一天晚上,儿子十分乖巧地依偎着我,说:“爸爸,听奶奶说家里的店铺急需一笔年货资金,你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呢。不要愁了!家里不是还有一个压岁钱账户嘛,里面有不少钱呢!缺钱就到我的压岁钱账户里取吧。不过,等你赚到钱以后一定要记得给我补上哦!”“好的。等过了这个年,资金全部回笼以后,爸爸立即给你补上。”望着聪明懂事的儿子,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这个压岁钱账户没有白立。这个压岁钱账户不仅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,而且还让我们父子之间的两颗心贴得更近了。

十多年过去了,与压岁钱账户息息相关的真情故事还在不断地更新中。如今,儿子的压岁钱账户里有着“惊人”的数字。为此,妻子不得不佩服我有先见之明,为儿子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学业基金。即使儿子将来考上了大学,我们也不必为他的学费发愁了。



红梅迎春 雷洪波 摄

◆ 岁月回眸

“拜溜年”的记忆

刘绍雄

俗话说:“初一崽,初二郎,初三、初四拜街坊。”以前,在我们武冈老家,正月初一这天,就开始给街坊邻居拜年了,叫“拜溜年”。

一年的正月初一,我还在睡梦中,就被四围如潮似瀑的鞭炮声炸醒。母亲已做好饭菜,等我们洗脸吃饭。武冈人的规矩是,初一的早饭要早点吃,要不然,拜溜年的人来了,端茶敬烟、抓瓜子花生、撒纸包糖,还要掂掂碗筷,有点忙不过来。

吃饭之前,孩子们点燃千响开门炮,辞旧迎新,然后在弥漫的蓝色烟雾中喝酒吃菜。正吃喝着,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一串熟悉而亲切的恭喜发财、新年好之类祝福语,随着脚步声一齐到来。头一拨拜年客进屋了。凭脚步声和说话声就知道,每年拜溜年最早的,定是松林无疑。松林能说会道,只见他双耳架着雪白的“烟炮”,一边嗑瓜子,一边向老娘和我们全家问好。老娘递烟给他。松林指了指耳朵上的烟,连声说:“不要,不要!”然后就一溜烟走了。

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,我和小弟就出门拜溜年了。从砚池塘东头第一家金生叔拜起,一直拜到西头王坊巷双喜家。我有个拜溜年不接任何东西的习惯,空着手拜年,空着手回来。而小弟将衣服的几个口袋装

满之后,手上还要抓一捧瓜子边走边嗑。

有一年春节前夕,雪下得极大。拉胡琴的跃辉、旗军、福雄都携带乐器回家过年了。我也将心爱的小提琴带回了家。伙伴们合计好,初一这天,趁着拜溜年的机会,去邻里街坊家合奏乐器,既可锻炼演奏能力,亦可活跃节日气氛。我们听着雪的呼吸,拉奏得可起劲了。只听那流淌的琴声,从木货街、砚池塘的屋檐下蹦跳出来,塞满窄窄的古巷,缠绕得行人迈不开步子。大家闻声都来围观。有好事者还应和着熟悉的曲子节奏,激情地歌唱起来。《春节序曲》的热烈声浪,烘暖了凛冽的空气。《花儿与少年》的活泼旋律,让人感染了陌上少年的青春气息。《山村公路通车了》更是将天堑变通途的喜悦,传递给每个听众。过年的欢快氛围,在一波又一波如潮的器乐声中荡来漾去。

我拉琴时,无意间抬眼瞥了一眼边上的看客,竟然发现喜欢凑热闹的父亲也挤揉在人群里。平时不苟言笑的他,眯缝着双眼、裂开嘴巴、全神贯注地盯着我演奏,开心、快活的神态快要从我眼里掉落出来。

而如今,人们似乎已不时兴拜溜年了。那年正月初一,我和乐友们一齐合奏的琴声,犹如一粒粒饱满的种子,已然在我记忆的泥土里生根发芽。